

偵

探

一

說

百
十

三

案

法國嘉寶

耳著

新會陳鴻

璧譯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出版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發行

一百十三案全四冊

定價洋一元六角正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法國嘉寶耳

繙譯者 新會陳鴻璧

印刷者 上海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新民社

分發行所 各省各大書房

第十八章

是夜立華與路易別後。卽返巴黎。竭其智能。以圖恢復。傳夫人之歡心。藉以彌蓋前愆。斯事誠非易易。顧夫人性善。慈不難也。蓋夫人斯時。雖惡其浪費。然舐犢之情。未稍減。無論其荒謬如何。驕侈如何。伊固常視爲摯愛之長子。且爲其少年時所崇拜者之肖影也。路西亞伯夫人縱亦愛之。第終不若憐愛立華之篤。夫人意以爲立華自有生以來。卽棄置於異邦人之手。孤苦迄今。始少嘗天倫之樂。而受慈母之憐。故每見其無行。不惟不忍加之訓責。且反引爲已罪。立華謫之。卽利用之。而施其詭譎。因之有願心償。無惡不作。觀其外貌。固一性情伉爽之少年。究其隱中。實一兇險狡黠之巨奸也。且其烏睛流利。巧舌如簧。尤罕不爲之惑者。自路易去就。乃兄後。夫人若已克復自由。而此日之立華。又復善承眉睫。恭順維謹。絕不復向夫人求索資財。所以夫人更樂不可支。是時傳宅諸人。仍寓別墅中。安德每晨自赴巴黎料理銀

行事至暮始歸。而夫人遂得與立華時相往還。時或留立華於別墅晚膳。與夫若子嬉談一切。立華昔日之過。已盡忘之。即偶爾觸及者。唯諉爲路易誘之。誠哉。蓋自路易去後。立華卽大異其行。不惟驕奢之性盡除。居然一完美令子矣。立華性固聰敏。旣專注於所事。而奸詐之手段。亦復高妙。故得奏此捷效。當是時也。即彼靈慧之梅娘。亦幾被蒙而自認前時悞罪之。之非也。比路易由安魯耳郎返。見諸事如意。頗自慶。路易今雖富有。顧仍寓於魯福耳旅寓。惟今則自僱一車。以便出入。而以吉士之老僕萬義爲御。吉士臨逝時。曾提出一筆恩俸予萬義。俾優養餘年。後以路易殷勤致命。萬遂隨之來。路易性險而驕刻。今更眦睨不可一世。以鐵廠主者之名。實貴於子爵之虛號。當其落魄時。嘗於賭博揚中。親見道負顯銜之亡命徒。遂以爲族貴爵高。未足爲榮。以世人多不甄別其真僞。徒亂人耳目耳。尤有進者。則處此黃金世界。雖前代有斬將搴旗之功。然過眼煙雲。不留點跡。曷足以動人者。奚若坐。

擁巨貲以眩其富。則勢利熱中者。當望風拜倒。凡子爵者。可以徒擁虛銜。無職亦無業。至於鐵廠主人。則非實有鐵廠。無有以是稱之者。此其虛實輕重。可想見矣。路易此時。惟欲得人之崇拜。顧曩日之卑污行藏。實足使名譽掃地。今驟欲掩蓋前羞。享受榮名。亦滋不易。然路易不慮此。蓋渠久諳社會炎涼之態。自念此日高車大馬之豪。定足炫附勢趨炎之徒。卽有深知吾底蘊者。吾自有術以塞其口。至於立華渠。更不介意。緣渠已決意器用之。至無所需時。卽投以餘潤而去之。此種種預計。則其由安魯耳耶。至巴黎時沿途。擘畫俱錄。誌袖冊中。以待來日施行者也。立華得電後。次日往魯福耳旅寓晤之。但斯時立華之方針。又大變矣。一見路易。卽謂之曰。今者吾儕富矣。尙復何求。計吾等所護已逾百萬。不如就此分之。各擇泰途。各圖正業。何必復貪傅氏之富。以圖不可測之僥倖乎。立華之言誠是。奈乖路易之旨。何當時路易卽答曰。唯富則富矣。但今所欲者。又在黃金之上也。吾今決計娶梅娘一

則吾愛之。再則以赫赫銀行主之侄女定能高置我於社會上也。立華曰：阿翁此事殊險，殆艱於成也。路易曰：吾愛冒險，必不易其志。吾已預備將所得者分授汝，然必俟娶梅娘後乃實行也。其粧奩當盡歸汝，吾不受也。立華不答，以財寶者即威權之主，而今路易所許者尚在伊掌中，似不便強與之爭。有間，作不滿意之色曰：翁今忽得鉅富，將何言以釋羣疑？傅君知有一葛子爵者，厲於安魯耳。郎又有鉅款存於其行中，當時翁曾謂不識此人，乃不及一月竟承襲其遺產，其將何以自解耶？路易曰：穉子無知，可哂曰：然則翁姑爲我言之。路易曰：諾。明日子可往告傅氏，謂厲安魯耳。郎之葛子爵乃吾父之孽子，卽亦吾手足也。伊生長於罕伯。德國北之名城經商廿載，賺得巨貲。吾初不知也，自得前日之疑問，吾卽往訪，不意互述世系，竟爲吾兄氏焉。遂相處數日，備極友愛。伊無家室，遂願以產遺其異母弟云云。立華曰：善則善矣，終奈險何？曰：何如？曰：翁能保無人切實調查此事乎？路易曰：誰將調查之？安德斷

未必耐煩。爲此吾果有見與否。與彼何干。吾襲爵。吾承產。皆有官據。可憑。其職惟有爲我妥存。前欸待某往領而已。立華曰。某非懼安德曰。然則慮夫人與其姪女將有所詰乎。彼胡爲而疑也。且彼二人今已深入穀中。卽曰疑也。吾亦何妨實告之。苟宣露彼將首受其禍。吾知渠且諱。莫如深。立華見無可難之曰。善。敬從命。顧吾今日可不向夫人取資矣。路易曰。奈何不取曰。以翁今且富。路易曰。吾卽富。取之何傷。吾等非佯爲不協。而常相勃豁者乎。子非常諛我。以自表其不屑受我供給者乎。唯。吾果有預知之明者。吾將詳語汝。汝當知吾苟有所設策者。未有不見效也。吾先爲子追溯之。自當悟吾政策也。聽之。其始。吾往見傅夫人。不詢以生命財寶。中何取。只請其於財寶與名譽中自擇耳。此擊非經果如吾所料。渠駭極而憎厭我。亦至深。唯憎厭。立華曰。憎厭乎。此猶是和平之名詞。吾料其猶不止此。路易曰。姑勿論其名詞。如何。吾且爲子追述所排之劇本。吾非諛子。子之手段誠妙。當子與夫

人相見時。吾原匿簾後。窺之子。僅以三數言而獲其心矣。余不能不佩服。子此爲吾劇中之第一幕。今且言第二幕。是後子之放浪行爲。殊不能愜夫人意。而夫人之愛弛。然以汝酷肖吉士。且有所畏於汝。唯渠實畏汝。蓋渠嘗來求助於我。立華嘆曰。不幸哉。夫人路易續曰。吾亦未負其委託。吾佯作憂忿之色。悉若嚴正家長。偶聞子弟之敗其家聲者。吾又歷數葛氏屢代之令聞。而嘆將爲汝墮敗。并痛責汝不休。夫人遂忘其前時之憎惡。而且善視我矣。立華曰。此事去今久矣。路易不之顧。續曰。今且言第三幕。其時夫人得梅娘之助。幾將吾等覷透。噫。子勿自詡。竟謂其深畏吾二人。立華渠所以不恨汝者。良因爲母者常恕其子。且婦人之心最奇。竟有慈母忽而寡恩。而同時又崇拜其子者。立華曰。翁言良是。夫人對我之舉動時。多感刺。故卽狠心如某者。猶時抱漸懷悔也。路易曰。然我亦嘗爲之隱痛。然不得不爾也。噫。余言至何處。唯唯。彼時夫人爲我所困。梅娘乃呈身助之。遂絕柏魯而允歸我。後余

往視吉士而子因緣以復得夫人之寵信。自是子之清廉有如神聖而余之卑污不足齒數。伊惑於子之僞舉故深信我爲汝之魔鬼而誘汝於罪。立華曰：然翁之境地確如是也。路易不之顧曰：此卽第四幕將及第五幕矣。此後佈景將全行更新。立華曰：又將變策乎？路易曰：子以爲難乎？吾謂猶反掌耳。聽之事之成敗全藉子之巧拙。立華正坐環臂以聽。若臨大事者。路易曰：子明日必以吾庶兄事往告夫人。縱渠不信亦無妨。第子務佯實其事。五日後吾將自以証書等往示傅君而告以嗣產事。至於前存其行之欸今無所需。仍請代存。嘻。吾多疑之賢姪乎。此欸汝可視爲吾納汝之質物也。立華曰：此姑待他日言之。今且進言翁之政策。路易曰：其後吾將往晤夫人而謂之曰：吾昔以貧不得。不求夫人助吾姪。以伊亦夫人子也。乃此子矜驕浪費。浪費……立華笑接之曰：謝翁美譽。路易續曰：伊本應有以增夫人之歡樂。今乃反貽夫人感。吾甚慚歉。特來請罪。并告夫人從此可毋更霑惠之。凡伊所

需吾力足任之立華曰是卽翁所謂良謀者乎路易曰小子毋燥請俟之夫人聞吾言其感慰之情必莫可名狀然未已者則其姪女事伊必謂我今既富可勿娶梅娘吾必應之曰夫人何不諒乃以貪夫曰我吾今將証夫人之悞斷者吾誠愛梅姑娘之賢慧美麗使姑娘而貧者吾猶以爲幸蓋足証我之非爲其財也前已承諾務求踐言夫人不我信吾今且誓之一俟與梅姑娘結婚後吾當立授立華以巨款俾言歲可得入息二萬五千法郎則爾吾俱無勞瞻顧矣是亦足証我娶姑娘者非爲黃金也路易言時興致勃然津津樂道立華不覺亦爲之色舞撫掌曰妙哉以金畀我吾知我母必從也路易矜然曰吾望如是吾知定能如願也吾當有以自解於夫人前吾且証伊二人爲柏魯所欺吾將詛柏魯之放浪不端負債好賭且公然交結一無行之女子立華接之曰亦一至美者翁必毋忘是亦與翁同病也路易曰母多言吾自有策吾將告夫人謂其果愛梅姑娘應勸其勿歸彼毫無聲望之會

計而下。嬪於有財有譽之大實業。家位高望重之貴族。子爵尤進者。則此人之富。足以更生其子而重立之於社會上。立華爲其巧言所惑。欣然曰。翁卽不能使之悅服。渠亦不能越出此巧陣矣。路易曰。嘻。吾於此時。僅將此重要之理由。萌植其腦中。以子之功行。將見其而花而實也。立華曰。吾功乎。路易曰。然。然。且待吾先畢其說。吾將上說演畢。退而更幕。則子可登場矣。子見夫人時。伊必以吾言告。若誌之。子務嚴拒吾資。矢言甯餓死。不受濟於我。佯爲恨我藐我。吾知子定能善措其辭。謀成與否。惟子是視。立華矜然曰。吾果專意於所事。定預期以演習。演習既熟。雖優孟不我勝也。路易曰。知之。第汝今須仍其豪蕩之態。必揮霍更甚於前。尤須恣意索取。凡汝所得。皆爲汝物。此時毋庸給我矣。立華曰。盡爲我物。信乎。路易曰。然。信也。第須速行吾謀。聽之。三月之內。子務將彼二婦之金錢索盡。勿使囊中存一蘇一鈔一環也。立華聞其兇厲之言。愕然曰。翁殆恨此二人甚。否則何窘之至於此極也。路易曰。

恨之乎。子竟不知我之愛梅娘乎。凡此者皆爲愛彼人計也。吾腦中未嘗一刻不有其肖影在。立華曰。翁旣鍾情若是。乃必欲謀毀其目前之安樂爲快呼。路易曰。余豈得已哉。顧欲得之爲婦。非先處之以至極。安望其甘就吾範。此不過藉子之能。引之至臨崖絕處。我乃從容挽救之。斯時梅娘一定感我俠義。渠苟見余愛其人而非愛其奩。則其向日藐我之心。必冰消矣。凡女之賢淑者最多情。吾不敢謂其感我。卽好我然經此一番挫折。定必帖服無怨矣。如是吾願亦足。路易之言。至兇險無人理。顧其高足立華。頗羨導師之能。少選。謂之曰。苟非有會計長其人。吾知翁定能如願。然今恐伊終爲翁障。卽其軀殼不能爲間。其神魂固常在梅娘腦海中。也。路易傲然冷笑。信手棄其吸餘之雪筍曰。柏魯何足輕重。吾視之猶此烟耳。立華曰。梅娘固好之。路易曰。果爾。更非其利。六閱月後。梅娘當唾棄之。渠今且漸涉於敗亡之徑。吾將以時并除之。賢姪。汝亦知敗失之始乎。柏魯今方惑於節西。節西爲人揮霍。

無度。伊又溺於賭。更豪於酒食之酣酬。不久必當爲否運所逼。立華渠固掌銀行庫者。子悟否。立華聳肩作態。路易曰。勿爾。子殆謂其人誠樸忠厚。不爲非耳。我固謂其如是也。然吾自有術驅之。至不忠厚之地。且惟其忠厚。所以無分寸才能。非然者。早成此一段美姻緣。而驅吾等遠去矣。子言梅娘悅之。唯惟怯懦者。始肯任其兩情相悅之女爲他人奪耳。余今旣屬意於梅娘。有敢阻吾進行者。必摧之毋恕。今柏魯旣妨吾事。以子之助。我必搆陷而除之。使梅娘屏之於腦海外。立華見其目光兇芒。聲浪狼戾。徐徐曰。翁乃以一最卑污最險巖之幕授我。路易曰。游疑乎。立華曰。非第游疑。吾且……路易斷之曰。子欲退乎。好友。今而作此想。無乃太晚乎。子欲享富貴。金銀滿橐。爲交際場中之矯矯者。而又欲學人品高行潔。惜乎。子生不辰。吾子亦曾見如我輩者。能以美德完行而謀取巨富乎。亦惟有暫入污泥。計遂而後洗濯耳。立華曰。某生貧賤。嘗狡計謀生。自知有愧於君子。然金欲吾苦逼無護之婦人。

溺陷倚信我之良友。如此卑污之舉。我實覺天難也。路易怒斥之曰。我誠未見有癡愚若子者。天予不取。後必有災。今子以巨富賜子。不知伸手取之。乃學小娃之撒嬌。我殊爲子笑。我殊爲子惜。意者迫慣於狗盜。而不堪享厚富乎。然小竊之道良苦。他日不入卑田院。必入警察署。以後禍之不測。何如從吾計之爲得。立華曰。吾無大志。亦非兇險。路易曰。誠然。顧何前後言之相叛也。在安魯耳。耶時。子固言寧冒險而求富。然設夫人明日死。子將奈何。能向安德求助乎。立華亦怒曰。足矣。吾非欲毀前議。所以告難者。欲公知授我之幕最卑。污陰險。且俾翁知若捨吾助。決不能成汝計也。路易柔和其音曰。我原謂捨子莫屬。立華曰。好叔父。然則今且預言欸約。空言無濟。事成果何以報我。事敗又何以處我。路易曰。已告子年以二萬五千法郎爲壽。俟吾結婚之日。即付汝。今歲所應得者。立華曰。此說固佳。第吾將何恃而爲信據乎。蓋二人互相猜疑。兩不倚信。故立華有此要約也。已而路易曰。子何所懼而必

欲得信據耶。立華曰：無一不足懼者。翁苟欺我，吾將赴何處伸訴？二人討論良久，始議妥。然後握手別去。自此傳夫人與其姪女苦矣。立華果一一如路易所謀而行。夫人方私幸，少得自由，而冀前難不復作，乃立華之行止，忽大變。要索且有加於前。往日所索未見其若何揮用，而今且明目張胆，公然與優伶交，厚遺不少惜。每於賽馬及種種賭事，無不慨投重注。旁觀者爲之咋舌。而渠則唯憑豪興之所至，不稍介意也。夫人百計營羅，始能勉償所欲。且昔日之求也，猶出於善言，今則出言恐嚇，謂苟夫人却之，當以往事告安德。云：漸而梅娘亦出所有以濟其嬌。如是者月餘，二人之私積已盡，而立華之求仍無厭也。乃減省家用，或故意浮支，而勉應其求。然終不足一夕。安德檢賬冊笑謂夫人曰：嘻，卿今亦學浮華矣。嗟乎，冤哉！數月以來，夫人何嘗增一衣一飾，惟僅將舊衣改製，勉出酬應耳。梅娘原料此計必不能持久，定有山窮水盡之一日。然以嬌氏故，不得不勉。嘗謂夫人曰：他日立華苟知吾等

予無可。予或當自止。乃竟不然。一日某府招讌。二人方萬般張羅。僅能遮飾。而立華又有所求而至。堅索二千法郎。云須立償債主。請寬數日。必不可。夫人曰。凡吾所有已盡爲汝取去。今僅贖首飾數事矣。若必欲之。可將去。立華性雖凶狠。顧至此亦爲所動。心竊憐之。然轉念既經立華。何可稍懈。且果至危急時。當有大力者爲之挽救。而今大功垂成。金銀有待。并自謂資財到手。卽當洗心改革。永爲完人。於是謂夫人曰。阿母旣尙有首飾。務速授我。待兒質之。夫人無奈。只得予之。然平日香車寶馬。炫燿豪華。今縱囊羞院藉。終是欲罷不能。乃要其以質得之銀少分歸之。以便掩人耳目。立華許之。然夫人之首飾有限。何堪立華幾番搜括。未幾罄矣。而梅娘果繼之。不一月。梅娘之首飾亦罄矣。斯時夫人予無可予。惟哀而拒之。立華有時亦爲所動。佯作悻悻而去。且嘗謂路易曰。公必止此惡劇。吾不能耐矣。請各盡其能。復爲狗盜。余不忍生殺彼二人也。路易曰。此固非樂景。吾早知之。然計謀者。固不解何

所謂法律與人情也。子姑耐之。僅虧一簣矣。迨至十一月杪。夫人無可奈何。思將問計於路易。路易自得嗣產由安魯耳。郎返時。曾一謁夫人。然夫人以其爲立華之惡星。晉接間甚形冷淡。而渠亦不再至。夫人復思商之梅娘。然後行。顧難啟之。在梅娘早窺見矣。因思立華之行止。倏忽遷變。料爲路易主使。非有秘謀在內。立華未必肯如此自暴。以自絕其財源。此事果關渠個人。伊必有對待之方。無奈竟干嬖氏殊難操縱。轉念路易之所爲。殆欲強己歸之計。雖厭此倉然時決意爲嬖犧牲一己。則遲早等耳。因與夫人計議。隨曰。嬖能早日晤路易。吾二人皆有裨也。夫人意遂決。卽舊書路易約於明日二點鐘造訪伊寓。屆時而往。路易肅入。敬禮有加。旣聞夫人述及立華之劣行。甚爲動怒。且矢言將重懲之。最後夫人又言立華之所以向其索資者。因不願仰給於其叔。路易聞言愕甚。佯作驚問曰。信乎。其狡可惡。唯近四閱月來。吾予渠欸已逾二萬法郎。僕所以予以多資者。蓋不欲其仍舊取給於夫人。